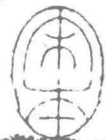


程氏演蕃露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三·五釐米寬十六·二釐米



程氏演蕃露卷第一



秘書省書繁露後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 所進目觀其書辭意淺

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且固

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九數十篇玉杯

蕃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 進本通

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

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

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 車

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

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

其體致全不相似且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
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
也則繁露也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
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
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
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
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
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
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溥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旣嘗書
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

御覽九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
野粟缺於倉皆竒恠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
千土則五穀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鴛
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鴛非鳧鳧非鴛鴛愚以爲不
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
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
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
逸不傳可歎也已

牛車

漢初馬少故曰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將相或乘牛車
言惟天子之車然後有馬然亦不能純具一色至將

相則時或駕牛也自吳楚誅後諸侯惟是食租衣稅
無有橫入故貧者或乘牛車則此之以牛而駕自緣
貧窶無資可具非有禁約也漢韋元成以列侯侍祠
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削爵則
舍車而騎漢已有禁矣東晉惟許乘車其或騎者御
史彈之則漢法仍在也至其駕車遂改用牛王導駕
短轆犢車犢牛犢也王濟之八百里駸駸亦牛也言
其色駸而行速日可八百里也石崇之牛疾奔人不
能追此其所以寶之也南史吳興太守之官皆殺輓
下牛以祭項羽知駕車用牛也豈通晉之制皆不得
駕馬也耶予於是攷案上古駕車則皆用牛無用馬

者故易曰服牛乘馬也又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則
牛服之謂也至古之耕却不用牛孔子弟子中有冉
耕乃字伯牛豈前此未以牛耕耶詩十千為耦長沮
桀溺耦而耕沮溺二人相對自挽犁也甘誓御非其
馬之正汝不共命詩曰四牡騤騤蕭蕭馬鳴有車鄰
鄰有馬白顛則車皆馬駕也然則此時牛既不耕又
不駕車則將何用也至於馬既駕車車重而鈍又未
有人知用馬為騎直至六韜方著騎兵詩書中元未
之有此制殆難致也

徐呂皮

今使北者其禮例中所得有韋而紅光滑可鑒問其

名則徐呂皮也問其何以名之則曰徐氏呂氏二氏
實工爲此也此說出於虜傳信否殆未可知矣予案
燕北雜禮所載虜事曰契丹興宗嘗禁國人服金玉
犀帶及黑斜褐里皮并紅虎皮靴及道宗即位以爲
靴帶也者用之可以華國遂弛其禁再許服用此即
靴帶之制矣及問徐呂皮所自出則曰黑斜喝里皮
謂回紇野馬皮也用以爲靴騎而越水水不透裏故
可貴也紅虎皮者回紇獐皮也揉以硃砂湏其軟熟
用以爲靴也本此而言則知徐呂也者斜喝里聲之
轉者也然斜喝里之色黑而徐呂之色紅恐是野馬
難得而硃砂熟韋可以常致故深而紅之以當獐皮

也為欲高其名品遂借斜喝里以為名呼也

陷河

沈存中曰今之推五行三命者皆借事物以寓其理如驛馬貴人之類是也然貴人驛馬今世術人悉皆和而用之惟陷河一名人固不知亦復不講也沈氏之言曰西域有沙地極虛輒人馬履之隨步瀕洞如行幕上或值甚虛處陷入其中輒不可出是為陷河也術者既廢此說不用亦無人能知陷河之為何物何理也石晉天福四年嘗遣使冊命于闐以平居誨為制置判官居誨行程記曰自沙州至樓蘭城二千餘里自樓蘭行三月過一處名陷河瀕東薪排連填匝

兩岸乘勢急走乃始得過馳馬比人稍重即須卸去
所載獨以身行可也若適遇鋪薪不接之處不問人
馳皆陷矣馳雖軀體壯大苟其陷焉亦遂全體淪沒
才能露出背峯一入遂不可救故此之陷河也者即
沈氏謂命家借之以喻沉滯者也驛馬者陰陽相交
第第接續如詩所謂驛驛其達者正其義也夫其驛
馬陷河對立而命之名則陷河之與驛馬必如長生
之對七殺也三命家既有其名而無其義則古說之
傳乎今者多不具矣何可責其必驗也

服匿

斯羅

刁斗

南唐張僚使高麗記其所見曰麗多銅田家鎰具皆

銅爲之有温器名服席狀如中國之鐺其底方其蓋
圓可容七八升案齊雜記云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
口方腹底平可著六七升以示祕書丞陸澄之澄之
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賜蘇武子良眎其款識果如所
言夫東夷之謂服席即北狄之謂服匿者也語有訛
轉其實一物也僚之田也舟至冷泉麗兵來衛中有
銅器畫以供炊夜以擊斝言用頰注驗之即刁斗矣東
夷箕子之國也猶知重古三代俎豆至漢尚存則刁
斗尚其傳習而近者也若銅斝羅其義絕不可曉案
張僚記新羅國一名斯羅而其國多銅則斝者斯聲
之訛者也名盆以爲斝羅其必由此也中國古有盆

矣皆瓦爲之故可叩擊以爲樂節者以其有聲也相
如請秦王擊缶楊惲謂婦本秦也拊缶而呼烏烏皆
瓦爲之質未至用銅也若其以銅爲質固不知始於
何時然其以斯羅爲名而至今仍之則斯羅也者本
其所出以爲之名也後世固有改用黃白二金且鍛
且鑄者矣而其易盆名以爲斯羅者則其祖本由新
羅來不可掩也於是酒器之有豐也樂之有阮咸瑟
琴也食品中之有畢羅鑿虛也皆本其自而立之名
也則易盆名以爲斯羅自當本之新羅無疑也

日圓 與日說通

古謂日輪規環千里特言其周廣當然者耳而無有

言其如何其圓者也沈括取銀圓爲喻日月如銀圓
本自無光日耀之乃有光其圓非圓乃月與日相望
其光全耳及其闕也亦非真闕乃日光之所不及耳
此喻最爲精審予已詳著之矣淳熙丙申三月予爲
少蓬太史局言朔日巳時日食西北隅食至一分半而
復巳而日行加巳呼請臺官即道山下以盆貯油對
日景候之時旣及巳雲忽驟起少選雲退則日輪西
北角微有虧缺約其所欠殆不及一分蓋食巳而復
非不及一分半也其年某人悉其名使虜自北而回正
當食時其行適及河北自北望之則日輪虧及十分
之二是太史之言固不能精亦不全謬也予因此之

見益知沈括銀園之說確與之合也臨安距河北則向南二千餘里矣日食西北人在東南故從東南見之闕處全少是以十其分而闕僅及一也至於人在河北日並東南故其食處多現而遂十分虧二以此見日輪正圓可驗也此如東京所鑄渾儀今在臨安清臺則於西北兩柱移低兩寸以順天勢其痕迹尚在可驗也南北異地於以準望天度則臨安與汴京自是不同也

騶唱不入宮 腹鳴

舊尚書令僕中丞騶倡得入宮門止於馬道馬道是許人上也馬處郭祚為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騶倡不入宮自

此始也案騶唱者騶從之傳呼也朱仲遠為行臺僕射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廢帝笑而許之史臣謂其任情則是僕射在朝得用騶唱而泣軍則否軍國異容之義也在軍而乞從朝儀所以名為任情也梁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七人武冠絳鞬音溝唱呼入殿引嚶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嚶音橫類篇曰喧也則七人同聲唱導故曰喧也通典二絳鞬六人所謂騶也

學官

官者管也一職皆立一官使之典管也故官舍所在皆名為官其曰學官者學舍也五帝官天下以天下

為公而使仕者任之是為官矣三王家天下則以天下為己有者也然則學官之義可想矣渭口有船官餘杭有鹽官成都有錦官齊出三服有二官其為官一也

漢官稱府

漢時廷尉治亦稱府

兒寬傳

御史亦稱府

朱博傳

韶鳳石獸

黃圖曰文王立辟廱而知人之歸附靈臺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識之案此類而言即簫韶儀鳳非真有鳳來也擊石拊石非真有獸舞也若聲若舞皆寫鳳獸而入諸形容

焉耳若以爲真有儀舞則祖考來格亦真有神像顯
然降格也乎周禮樂合而天地神祇皆至是亦此理
也大武之舞周人世世用之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豈世世真有周召來集舞佾之前也歟以此求之則
夫立爲象類而真有感格益可驗矣詩曰於論鼓鍾
論者商度其制而求以撫放之也

左符 魚書

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爲驗蓋右符
先已留州故令以左合右也唐世刺史亦執左魚至
州與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唐世左魚之外又有敕牒
將之故兼名魚書唐書曰開成二年幽州節使史元